

枇杷树

我家后院不止两棵树，却常被误以为就两棵树：一棵是枇杷树，还有一棵也是枇杷树。众树之中，这两棵最高，高得超过家里的两层瓦屋。它们存在的年代也最久，据说，是在我出生前头几年，爷爷从崖子亲戚家带回来的小苗。几十年后，爷爷过世了，两棵树已然亭亭如盖；再后来，别的树没了，它们仍然挺立着。东边屋檐边那棵小枇杷树细一些，枝叶收束，结的枇杷多而小；西边屋檐边那棵大枇杷树粗一些，枝叶披散，结的枇杷少却大。“大枇杷树”，“小枇杷树”，家里人一直这么喊它们。我们甚至给两棵枇杷树划分了权属关系，小枇杷树归弟弟，大枇杷树归我。

两棵枇杷树，每年开两次花结两次果。一次“倒花”，六月开花，十月结果，花少果也少；一次“顺花”，冬天开花，次年四五月结果，花多果也多。——是离开云南好多年后，我才发现其中的异样。我家的枇杷树，却是年年如此的。

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时间，我都会爬到树上，如同那位树上的男爵。回想起来，大概只有冬天很少上树吧？冬天气，天蓝得发白，云很少到来。站在树底抬头望，枇杷树的枝杈疏朗许多，巨大树冠的外层，零零星星绽出花来了。枇杷花起初是个毛茸茸、黄褐色的小脑袋，缓缓缓缓张嘴，露出一瓣瓣洁白的小牙齿。枇杷花的呼喊，唤来蜜蜂、土蜂、黄腰蜂和蝴蝶。蜂飞蝶舞，寂静的冬日多了多少热闹。

薄薄的花瓣谢落地上，很快便被高原的阳光收干水分，随风飘散。

小小的青枇杷在枝头探头探脑了。有多少人吃过青枇杷呢？小时候，我吃的枇杷，大多都是青枇杷。枇杷才有手指头那么大，我就开始上树了。挑大的摘，一个个摘下后捧在手里，毛乎乎的硬铮铮的，擦掉表皮的细毛，咬掉花眼，挤出尚呈白色的核——此时的枇杷核没什么粘液，并不怎么滑。然后蘸了事先调配好的盐和辣椒吃。——也是离开云南多年后，我才发现，用水果蘸“盐辣子”吃，在许多人眼里是很怪异的。云南人可不觉得。对许多未熟透的水果，譬如梨、石榴、芒果、梅子、木瓜、李子、葡萄等等，我们都这么干。

端午前后，顺花枇杷成熟。从村

外很远处，就能望见，两棵枇杷树犹似两朵黄色的蘑菇云。太阳底下，黄得那么亮眼。热风时时吹来果实成熟的气息了。

哟，一声响，一个枇杷摔落地上。水泥地面迸开一小片乌暗的水迹，滑溜溜的果核溅出老远，捡起果肉看一看，定是被鸟啄食过的。仰头望去，革质的宽大叶片簇拥着累累果实，阳光透过点点缝隙滤下，尺子画出般的一条一条笔直光柱里，浮动着细微的尘埃，是光明正赶路呢。鸟儿们在枝桠间蹦来跳去，小小的身影乍隐乍现。如今，我能依稀辨识出树上跃动着的有树麻雀、戴胜、黄臀鹌、白颊噪鹛、绿背山雀、黑头金翅雀、暗绿绣眼鸟，还有常被误认为是喜鹊的鹊鹑。小时候，是除了麻雀再不认识其他的——不过，那会儿也没这么多鸟飞到枇杷树上。我们每天上树几趟，哪里还有多少鸟敢飞来呢？

放学回来，书包一扔，鞋子一脱——有时候也不用脱，因为本就没穿鞋，抱住树干就往上爬。三蹬两抓，抓到枝桠后，爬树和爬梯子便没什么两样。我最常爬上去的，自然是大枇杷树。在瓦屋顶平齐处，到了树的第一个平台。两个大枝桠朝南北伸展，中间的主干在此分叉，几根小枝桠间有个小小的“托盘”，约莫可以放得下一只碗。我也真把碗塞进去过。先拽一捆麻绳上树，找个地方拴扎牢了，放下绳子，绳子底端系上竹篮，篮子里放进碗碟。垂下两条腿，坐了其中一根大枝桠，慢慢把篮子朝上拉，确保一路别碰到碰到。拿到碗后，稳稳当当塞进主干中间的托盘。此时的一碗饭，似有了别一番滋味。——当然咯，这是树上没枇杷才干的事，有枇杷时，上树自然都是冲着枇杷去的。

第一平台处，那伸向屋顶的大枝桠，枇杷一串挨着一串，挤挤挨挨的，云朵似的弹到瓦屋顶。瓦片好几年没翻松，靠近枇杷树的几条瓦沟堆满枯叶、细枝、不知哪一年落下的干瘪的枇杷。不知什么鸟衔来一粒种子，竟在这被雨水沤烂的杂物间生出一株凤尾蕨……想要摘那枝桠上的枇杷，须两脚勾住身后的主干，伏下全身贴紧枝桠，伸长了手去够。也试过用勾镰之类的器具，又怕力道不巧，掰折了枝桠；也想过跳到瓦屋顶，也真试过一次，两手握紧枝桠，两脚悬空，朝屋顶踩。只听得咣唧一声，两片瓦碎了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要想吃到最大的枇杷，得到更高处的第二平台。

每一天，大枇杷树树梢，总会结出三个小鸡蛋般的枇杷。它们被我视若珍宝，要用棕皮包起来，以防鸟雀偷食。每一天，我都要爬上树梢。那时候人小，心里有些怕的，便硬要往上爬。往上，再往上，最后抱住细弱的主干，揭开棕皮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胖娃娃幸福拥抱，五个胖娃娃晒晒太阳。

也有被鸟雀偷食了的，也有被大风吹掉了的，难免要伤心一阵的。每年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能存到熟透。颜色慢慢变黄，黄里慢慢泛出红，红里慢慢浸出成熟的馥郁果香。表皮绷得紧紧的，指甲轻轻一划，立马鲜血淋漓皮开肉绽。终于，时辰到了，我摘下它们，祭了五脏庙。唇齿间回味时，失落不可避免地震来。

枇杷最繁盛的时光，匆匆过去了。

一个夏天我想在天上搭一间小屋，屋里看书，吃饭，睡觉；一个个秋天到来了，小屋仍未搭起。无奈之下，有一天我甚至偷偷抱着主干在第一个平台那儿睡了一夜。

云朵越来越高，天气越来越凉，风越来越大。

有时在第一平台处，有时到第二平台处。抱住那几欲消失在空气里的细弱树梢，没有人发现我，没有鸟雀发现我。

我家住在东山脚下，爬到枇杷树顶朝西望，无遮无挡，视线在施甸盆地一路飞驰，直到阻于最西边那一脉屏风似的高山。夕阳正在落下。曾经有几年，每年至少一百天我会像这样眺望着夕阳正在落下。往西山落下。往大地深处落下。往白昼的渊薮落下。风呼呼地吹，天气骤冷，满天云朵惊慌逃窜，恍若躲避黑夜的追捕。我抱住那已然消失在空气中的树梢，深觉自身也已消失在古老而又新鲜的夕光里。夕光照耀到好多年后的院子，大枇杷树砍了，小枇杷树没人攀爬了。夕光转眼变成黑白底片。——我再没看过那样好的落日，倒是常常吃到小鸡蛋般的枇杷。这般大小的枇杷，原是极为平常的。

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……”夜谈鲁迅先生，让我想起我的后院来了。

与宫泽贤治一起度苦夏

孙小宁

这个夏天，邪了门的炙热，我因此学了一个日语词：猛暑。猛暑当中的我，自然得为自己找一个消暑解暑大法，最主要的是，不能让热乱了阵脚，变得惶惶不可终日。于是乎，我决定攻克一首日文诗——不仅是依原文做到理解，而且是能日文朗读它，背诵它，并借着它来趟一趟一直畏难的日文语法之深水。要知道，很多人学习日语，好不容易记住了五十音图，也大概能用日文词典查一些单词，之后就再也无法长进，皆因为前面就是那波云诡谲的语法变形。初学者只要撞到它，必会被一道道大浪打回，直打得你晕头转向，进而溅得透心凉。

看法语法书，做语法练习，对我一直不起作用。我尤其无感的是，语法书上的例句，都似在模拟一种公司场景，但这情境予我，恰恰是两张皮互不挨着。再怎么练习，都浸不到骨子里。所以我一时决定抛开这些枯燥的语法论述，直奔一首日文诗歌而去。选哪篇好呢？我选的是宫泽贤治的《不畏风雨》。请容许我解释我的想法，

人世间最艰难的事，必须回到热爱中解决。这就像把苦药丸包在糖心里，你忍不住就会把它吃进去。同理，你如果爱一个诗人，一首诗歌，那么你肯定愿意为它付出时间与心力，把它含在嘴里咀嚼还不够，一定还想把它镌刻在心里，进而融化在血液里。相应的语法因此也得以消化，何乐不为？再说，我所看到的宫泽贤治这首诗，中文那么朴素平易，我想即使是我这样的初段日语学习者，只要愿意做一二次的攻坚，总还是能融会贯通，流畅背诵的吧。

如此你也便知，宫泽贤治在我心中的位置。日本历史上的文豪诗人如星河璀璨，宫泽贤治在我心中却有其特殊位置。他只活了37岁，生前自费出书，没卖出一本。但在其身后，他的诗句却广为传诵。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诗歌，是在病榻上所写，血流不止的情形描述过后，突然就转向风。最后一句也是：“在你看来我如此光景想必凄惨可怜，而映入我眼中的，是美丽的蓝天和通透的微风……”那宛如临终之眼看过去的死亡，经由《入殓师》的原书作者青木新门于《纳

棺手记》中引用，由不得人不去参想他的生死观。待学起了日语，更能感到，宫泽贤治的诗歌，频于于各大学习网站，实在是日本文学无法绕开的IP。就这首《不畏风雨》，我看到最动人的版本，是日本3·11海啸之后，渡边谦朗读的视频。整首诗一水儿地以片假名展开，看着如天空中的雁行飞过，异样的陌生，又无比的亲切，并且在心中激起阵阵回响。

当然，真正能不看原句就有此番感受，我已经在这首诗里度过了无数个苦夏之日。每天一有闲暇，我便对着它，逐字逐句开始我的拆解爆破工作。诗行被我抄录在一张白纸上，到最后，连空白处都已标注满疑点。我自知凭我一己之力，解决所有难点尚有难度，所以我找了一位隐身的好老师，她是我日本旅途中结识的朋友，做日语口译好多年。段位不是一般的高，但是在炎炎酷暑热当中，她仍然像对待小孩子一样，耐心地解答我那些段位低得不能再低的傻问题。她也是与我结伴，和宫泽贤治一起度苦夏之人。

我当然努力做一个好学生。所以只要是碰到生单词，先做到查字典自己已过一遍，若发现连在一起还有些不明白，便在微信上向她请教。记得，第一个让我起疑的句子是这样的：さむさのなつは おるおるあるき

起首这一处，有的人译成“冷夏”。但在我看来，无论如何，用寒冷来形容夏天，还是怪异啊。被我这么一问，她初始的反应也是奇怪，后来查了词典，向我解释说，这是因为宫泽贤治生活在日本的东北。我们生活在温带地带的人，很难想象最北边人的夏天。她自己就曾经和北方的日本人打过交道，他们在那样的气候当中呆惯了，一移到别处过夏天，感觉就像进入了赤道。她进而又解释说，这种冷，其实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，所以作家也是农业家的宫泽先生，才因此会在下一句“懒懒奔走”。被她这么一解释，我恍然，进而马上把前面那一小句“ひでりのときは なみだをながし”也弄通了。否则，对比着前面的诗句：“东边若有生病的孩子，就去给他关怀照顾”，“西边若有疲累的母亲，就去帮她背负稻束”，实在不

明白，一个将东西南北的关怀都说得具体的诗人，为什么会接下来要独对着烈日流下泪水，又在冷夏之天懒懒奔走。这泪水这奔忙，仍然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北方农田里的农人呐。

意思一通，立马有个身影在句子里活了起来。我觉得，那个奔走于大地间的身影就是宫泽贤治。我向来是看重人和空间的对应关系的，并且以为，无论一个人多么神秘或者刻意隐瞒，他所处的空间总会透露出一些讯息。而一个诗人，若在诗中带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空间地理气息，无形间已发出一道邀约，只等着你寻门而入。而我就是经由这个小口，走进了这首诗中，并且知道，以后若有机会到岩手一带，我可能第一个反应不再是南部铁，而是这个奇异的冷夏。

这种探索中小小的豁然开朗，带我步入一片清凉之地，也算是曲径通幽。紧接着，虽然还要面对日语中复杂的大句套小句，那些各有说法的特定表达，我都不再畏难。烦恼即菩提，我知道，疑惑终会在这一点点推进当中，将日语的句子与语法知识，融汇吸收进我的身体里。当然，每每在我学得忘我之际，我的老师总不忘提醒我，宫泽贤治作为诗人，会有自己的表达法，有些语词，现在也不常用。好心的她，大概已经模拟想象出我如此学习之后，活学活用于生活中的奇异情境，她要不断打下这预防针。可是我心说，这又何妨？就让我用这样的方式，为我心中的宫泽贤治，立一座小小的壁龛吧。不是说真正的纪念就是去阅读吗？而像我这样笨拙而艰难的阅读方式，不经意间也对宫泽先生本人、他的遣词造句，以及他所生活的日本东北部，有了进一步认识，



首席编辑专版

如何度过夏天？如何消退暑气，让人健康平

安、内心安宁？对大多数都市中人来说，与其说是对一个季节的应对策略，不如说是一个阶段生活方式的选择和一种精神层面的需要。

在这个版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度夏方式：痴迷阅读的人，用精读一首外语诗的办法，与自己喜欢的诗人“一起”度夏；眷恋家乡的人，在回忆中让老家后院的枇杷树陪自己度夏；而关注大地、行走草原的人，在对草原和草原上的生命深度关切的同时，以一种近乎“忘我”的状态度夏……

这个夏天，你是怎么过的？

——编者

夏（国画）李小可

西旗的云

任林举

的松针，以至于那些紧贴地面埋头吃“草”的牛羊们，看起来很像在与大地亲吻。与其说那已是它们无法选择的生存姿态，还不如说那是一种表达内心愿望的仪式，比如说，祷告。

虽然，云是天上的事物，也还是有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吧？难道说，云的职责不就是为干旱的土地“施”雨的嘛？人春以来，哪怕是只下一场雨，也算是天上的云尽了它们的本份。可为什么事已至此，它们仍然像往返与草原上的那些过客一样，保持着身心轻盈，悠哉游哉，对地上的一切既不走心也不关情？

草原上这一春零半夏的持续干旱，对于拥有着无限时空的天和地来说，自然是一段小之又小的风波或插曲，但对于靠雨水活命的草来说，却是难以应付的大事。雨水是植物生长的指令，没有雨水，植物就不敢冒然“挺进”，特别是草原上的花草，在没有雨水的年份里，只能凭借生命经验和本能，默默忍受着干旱，将根系扎向泥土的更深处，而露在地面上的部分，仅仅可以证明自己还活着。如果运气好，就等待着下一次雨水到来时集中精力生长；如果运气不好，就只能等待下一年自天而降的生机。也就是说，野草们虽然迫于无奈，

但毕竟还有一些资本和能力“搅”在这场风波里，它们可以因为“天气”或“地气”不顺而停止生长，等躲过风头之后，再做“重生”的计议。但属血气的人和牲畜是耗不起的，如果没有食物和水的支撑，很快就会如耗尽能源的钟表一样，生命的指针永远停止在某日某时的某一刻。

或许，云只是司雨之龙麾下听令的小卒，在没有得到行雨命令之前，它们只是一些散兵游勇，或躺或坐或悠然独处或聚而嬉戏，懒懒散散地分散在天空各处，形成不了任何“行动”的力量。只有得到明确的行雨指令，它们才能凝聚成一个有战斗力的“军团”，向大地施雨。这几年，“厄尔尼诺”现象尤其严重，南方的雨下了又下，以致成灾，北方却没有一场透雨，甚至滴雨未见。也许是天意要让草原上和来草原的人们，好好地想一想，问题出在哪里，怎样才能更好地调和“地气”和天意。

毕竟，我自己也属于那些从血气而生的污浊之物，所以就算凑巧猜中并理解了天意，也还是要对那些在焦渴中忍耐和挣扎的脆弱生灵怀有深深的同情。于是，便一边在那早得冒烟的路上行走，一边仰望着天上的云痴痴地想，



我们行走，在西旗干旱的草原上。如果是从前，那些没有公路和汽车的年代，数骑并驾，齐驱，在这样的地上或“路上”，一定会扬起一路滚滚的烟尘。

还好，从呼伦湖西岸到宝格德乌拉，一路陪伴我们的，除了地上不时走过的羊群，还有天空里那些美丽的云，那些美丽得如传说一样的云。

如果说，天空是蓝色的草场，那些云就是肥硕而又洁白的羊群。或者说就是一群排队飞翔的百灵鸟，快乐得喊哑了歌喉，如今只是止住了歌唱，却止不住到处飞翔，自由自在地飞翔。如果天空是一个干净的街市，那些云就是结伴而行的白衣少女。风吹起了她们衣服领口上的流苏，吹变了她们裙裾的形状，一会儿鼓鼓的如一个装满了粮食的口袋，一会儿如迎风飘展的旗帜，但不论如何，风也吹不散她们快乐的情绪和四处游荡的兴致……在阿拉坦额莫勒镇附近，一哨白云逆光飘起，一朵接一朵排成一个长阵，既彼此独立又相互照应。每一朵都纯净美丽得如刚刚出浴的仙子，闪亮的光晕勾勒出它们明亮的轮廓，在水蓝的天空映衬下，洋溢出一派吉祥的氛围。凭直觉，还以为天上正在举行一场神圣的婚礼，只是在那一群仙子中，我们并辨识不出哪个是新人，哪些是伴娘。

西旗的云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堂，却联想不到雨水。这样美丽的云彩，怎么可以想象要让她们下一场雨？不是是和见到美丽的少女就想让她生一个漂亮的娃娃一样？但脚下的这片草原真的是太需要一场透彻的雨水啦！

草原上民谣有“大旱不过五月十三”的说法，如今都已经进入旧历的六